

儿时的冬天

陈国明



日月如梭,季节更替。不知不觉时令已进入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小雪,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寒冷。城市里,机关单位、楼堂馆所、居民楼房、商铺店面皆实现集中供暖,暖意融融。大街上,骑电摩的男男女女身着五颜六色的羽绒服、呢绒装,步履匆忙的男女老少也裹在合体的御寒服中,构成冬天里城市的别样风景。乡村的平房内,土暖气、空气能、燃气能、电暖气、空调、电热毯及烧火的火炕纷纷发挥发热作用,住所内同样暖洋洋的。

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冬季却异常寒冷。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冰天雪地。有资料显示,那时冬天的气温要比现今低5—7摄氏度。当时社会贫穷落后,乡村农民住的是窑洞或平房,糊窗户用的是棉(麻)纸,即便有不大的玻璃窗也是单层的,透风露气,保暖性能极差。人们取暖全靠火炕,生火做饭时顺带烧暖火炕,却不敢一夜持续烧火,只能精打细算,节约炭火。到了数九寒天,才会煨闲火,炉子里的火不敢熄灭,烧的多是黑炭、柴疙瘩、吃糠。那时没有双层玻璃,没有透明不透风的塑料布,更没有空调、电暖等现代化取暖设施。

早上起来,玻璃上满是奇形怪状、形态各异的冰花,鱼缸表面也结了一层薄冰,大人们舀水时,铁马勺里总会混着冰碴子。人们穿着笨重臃肿的中式棉袄棉裤,老年人为了防止冷风从裤腰间钻入,常系着白粗布腰带。头上捂着带有两道蓝杠的羊肚子毛巾,有人为保护耳朵不被冻伤,戴着皮毛制成的圈环耳帽,有的则戴着棉帽,将两只耳朵及后脑勺部分挽起用绳系在帽顶,模样颇像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黄棉帽,条件稍好的人会戴雷锋帽,又称“火车头”帽子,帽檐及耳朵部位有栽绒。脚上穿着厚实的粗布袜子和自家做的棉鞋。孩子们同样穿着粗布棉袄棉裤,冷风常从脖子、裤腰、脚脖处钻进,冻得打激灵,脚上的袜子单薄,脖子上还挂着用绳连着的两副棉手套。那时的孩子大多手脚冰凉,耳朵冻得像熟透的樱桃,冻坏后会流出血丝、脓水。从寒冷的外面回到暖和的家里,冷热交替之下,冻疮又疼又痒,难以忍受,忍不住去抓挠,结果抓破许多,很难痊愈,常常彻夜难眠。爱美的女孩穿着碎花棉袄、蓝色棉裤,臃肿笨重,仿佛充满气体、膨胀的圆滚滚的气球。不过那时人人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

当地流传着一首冬至数九歌:
一九二九闭门袖手,
三九四九冻石头,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八九叫花子喜的拍手,
九九八十一,遍地插上犁。

这首数九歌谣充分体现了当时冬天的严寒。那时的卫生条件极差,一个冬天不洗澡是常事,一身棉衣几乎不下身,衣服上长满了虱子。女孩留着长发,却很少洗头,虱子常常粘在辫子上。家家户户都有一把密实的篦子,专门用来去除头上的虱子和虱子。时常能看到小孩子头枕着母亲的腿,母亲用手把女儿的头发一缕一缕拨开,仔细寻找虱子,若是细心,还能听到两大拇指挤压虱子的“波波”声,看到指甲盖上留下的殷红血迹。

厦子上的冰挂很长,如垂挂的银剑,晶莹剔透,在太阳光照射下闪烁耀眼,折射出钻石般的七彩光芒,刺得人眼睛发痛。

有时冬天村旁的小河里仍有汨汨溪流,水面上结着晶莹剔透、形态各异的薄冰,阳光如细碎的金洒洒在冰面上,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煞是好看。

那时村里的大街小巷都没有硬化,既不是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村里的黄土大道和田间的黄土小路,冻得裂出了口子,大的裂缝有一二公分宽,那种寒冷,没有经历过的现在的青少年孩童难以想象。村子中央有一个泊池,秋天雨水多时,泊池里蓄满了水,到了冬天,水面上的冰层由薄变厚,大人小孩常常在面上滑冰,不小心摔倒了,爬起来接着溜。

每年冬天,北风呼啸,寒风凛冽,干燥的黄土地上黄土飞扬,遮天蔽日,飞沙走石。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下翻飞、左右摇晃,发出“沙沙”“喀喀”的声响。夜晚,天阴沉沉的,乌云密布,天空中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清早打开屋门,眼前白茫茫一片,就像小时候课文里写的:“下雪了,下雪了,树上白了,房子上白了……”大人们用铁锹铲雪,把院子里、大门外直通小路大道的积雪铲开。孩子们踏着积雪,“咔嚓咔嚓”地行走在上学的途中,淘气的男孩还会在雪地上溜滑,有时路人不慎被滑倒,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雪骂道:“这些坏孩子真捣蛋!”有时孩子们跑到打麦场,用笤帚扫净一块场地的厚雪,支起竹筛,撒上一点秕谷,然后躲在麦秸垛边,手里攥紧连着支竹筛木棍的细绳,等觅食的麻雀钻进竹筛,就猛拽绳子,捉拿竹筛下的麻雀。有时候等了很长时间也逮不到一只,却依然满心喜悦欢快。

那个年代,可供孩子们玩耍的玩具少之又少,但贪玩是孩子的天性。男孩子胆子大,时常玩火玩火、上树爬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便是人们对顽皮孩子的“调侃”。

记不清具体是几岁了,但我深深记得,有一天中午,我跑到院子外玩耍。牌楼场里有一个粪堆,燃尽的小火还冒着余烟,火堆边还有些枯枝乱叶。我脑海里满是玩火的念头,便不顾其他,蹲下身子、侧转头,对着火堆吹了起来。火星由暗变红,渐渐升腾起火苗,我又捡起树枝拨弄火堆,看着火焰熊熊燃烧。

燃烧的火星“哗哗啦啦”地胡乱飞溅,不知何时,火星溅到了我的棉裤上,慢慢烧了起来。我只顾贪玩,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火焰从外到内烧到了肉皮,疼得我才发现棉裤着了火。我用双手拍打,却无济于事,赶紧往家里跑。当时从东往西跑,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逆风跑步时,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就像用扇子扇火一样,我腿腕处的火苗越来越大,疼痛难忍,只能连哭带喊,撕心裂肺地蹦跳着跨进家门。父亲闻讯赶来,狠狠一巴掌把我掴倒在地。我的哭喊声惊动了院子里的奶奶和小妈,狭窄的窑洞里很快围满了人,大家七手八脚地帮忙灭火、脱棉裤。烧着的裤子和肉粘在一起,根本无法脱下,不知是谁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剪掉了裤子,我腿腕处烧伤了一大片,随后被涂抹上一些粘稠的糊状物。大人们忙着寻药、涂药,为我治疗烧伤。奶奶还把珍藏的一碗核桃、红枣端了出来哄我。我在火炕上躺了很久时间,伤口痊愈后,留下了巴掌大的伤疤。成年后,我还常与人开玩笑说,这是“抗美援朝”时留下的记号。那次玩火,也应验了老人们“玩火危险”的经验警示。

村里的学校设在一座破旧的庙里,教室四处漏风,学生们常常双手交叉袖在袖筒里,大声朗诵课文。那时用的是石笔和石板,石板写满字后,没有板擦,有的用布团擦净,有的则吐上唾液,用手掌或袖子擦抹,结果满手满袖都是乳白石笔粉末,回家后免不了被大人责骂一顿。有的学生因为长期这样,右胳膊袖子变得明光发亮,像涂了一层油漆。放学路上,大家冻得不敢从容走路,只能连跑带蹦地急急忙忙往家赶。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在生产队的集体时代,生产队种植的红薯、土豆、白萝卜、胡萝卜会分给社员,而自留地里种的萝卜、白菜,就成了每户人家一冬一春的主要蔬菜。好多人家的院子里都有很深的菜窖,有的菜窖分上下两层,半沿里挖一个小窑洞,窖底也挖一个小窑洞,主要用来储存红薯和土豆。存放时,一个人在菜窖边上,用长绳钩子钩上放着红薯、土豆的龙窝,双手握紧绳子一寸一寸地放下去,窖底的人接住后,再一个个摆放整齐。那时没有冷库,很深的菜窖里温度适宜,暖和且不怕风吹雨淋与严寒,这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食用时,一个人下入菜窖,将土豆或红薯拾放进龙窝,上面的人再用绳子吊上来。菜窖的土壁上有等距的小坑,那是人们上下菜窖时脚蹬的地方。

许多人家还会把红薯放在住家的柜子顶上和底下。红薯比较娇贵,怕冻怕热,热了容易出芽,受冻就会坏掉。冬天人们在家生火做饭,室内不热不冷,很适合保存红薯。有的人家把萝卜、土豆放进瓷瓮中,也有人在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将萝卜摆放在坑里,上面遮盖些玉米秸秆、麦秸,再用土盖在秸秆上。一冬一春的蔬菜,就这样通过菜窖存放、土坑储存、家里收藏的方式得以保鲜。

儿时的年代,缺少少穿,最难熬的就是寒冷的冬天,那种冷,冷到骨头缝里。但穿着母亲在灯下熬夜赶制的棉袄、棉裤、衣帽、鞋袜,全身却充满暖意,从心底里感觉暖洋洋的。现在的孩子们听说六七十年代的严寒天气,都会十分惊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的冬天,真是感慨万千。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时令进入冬季,气温下降,天气寒冷,人们早早地穿上了羽绒服、呢绒服、皮衣、皮裤。薄的、稍厚的,厚的衣服塞满了衣柜,薄被、厚被一应俱全,家中暖意融融,人们身体舒展,神清气爽。每天晚上泡脚、泡脚,还能在家或澡堂勤洗澡。那种舒坦、满足之情溢满笑脸。不经过过去的苦,就难以体会到今天的幸福。感谢这个富足又美好的时代。

地道,把糖衣的甜腻中和得刚刚好,比纯山楂串多了层草原风味的巧思。

嚼着嚼着,忽然就想起小时候常买的糖葫芦。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花样,糖葫芦清一色是红山楂,插在麦秆秆扎的草耙上,红彤彤的像串小灯笼。卖糖葫芦的大爷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冰糖葫芦哟——酸甜开胃喽。”每当遇到,就一定得眼巴巴望着父母给自己买一根,拿到糖葫芦可宝贝了,双手紧紧攥着竹签,生怕一不小心掉地上。先舔舔外头的糖霜,丝丝甜意直钻嗓子眼,再咬一口山楂,酸得直眯眼睛,却停不下来,一串糖葫芦就能让我美滋滋一整天,冻得红扑扑的脸蛋上,全是藏不住的欢喜。

如今的糖葫芦真是越来越“攒劲”,奶皮子、冷萃酸奶、炒米轮番上阵,15元钱一串,虽比小时候贵,却成了年轻人打卡的稀罕物。可当奶香与酸甜在口中交融,那份心头的暖意竟和儿时别无二致。原来不管时代怎么变,好吃的味道总能勾着回忆跑。这奶皮子糖葫芦裹着的,既是草原风味的新巧思,也是鄂尔多斯人刻在骨子里的甜蜜记忆,一口下去,甜了舌尖,也暖了整个冬夜。

葫芦尝尝鲜。

“咔嚓”一口下去,脆生生的糖壳先崩开,草莓的酸甜汁水立马涌出来,紧接着奶皮子的醇厚奶香缠绕舌尖。这奶皮绝了,很有韧劲还不粘牙,听老板说八斤鲜奶才能熬出一斤奶皮子,怪不得香得这么

寒衣节里的乡愁

王振其

农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一个承载着无尽思念的节日。当北风渐起,寒意袭来,这个特殊的节日总会勾起我心底最深处的乡愁。

记得小时候,寒衣节这天,大人们早早起来,准备着各种祭品。母亲会早早地将做好的棉衣、棉鞋一一整理好,嘴里念叨着:“给爹娘送去,让他们在那边也能暖和些。”那时的我不懂,为何要给已经离去的亲人送衣物,只觉得那些五颜六色的纸钱和香烛,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神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寒衣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份对亲人的牵挂。每到这一天,无论多远,人们都会赶回家乡,来到亲人的坟前,为他们送上寒衣、烧纸钱。那一件件亲手制作的棉衣,承载着生者的思念与祝福,仿佛能穿越阴阳,让逝去的亲人感受到温暖。

如今,我虽然离开了家乡,但每到寒

衣节,我总要回到老家父母的坟前祭拜,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我无法像小时候那样,跟着父母去给祖辈们送寒衣,只能独自在坟头烧纸,望着那飘落的黄叶,默默地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寒衣节的乡愁,是无法割舍的亲情,是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总会想起父亲、母亲。他们生前总是穿着拆洗得发白的衣服,经常给我讲起过去的故事。如今,他们已离我而去,但他们的笑容却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在想,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也能感受到我的思念。

寒衣节的乡愁,是一份无法言说的痛。它让我明白,生命是如此短暂,而亲情却是永恒的。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对亲人的思念,永远都不会改变。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愿逝去的亲人在天堂安好,愿寒衣节的温暖,能穿越时空,传递到每一个亲人的心中。



新居感怀

赵香莲

从农村搬进县城,告别了平层,住进了楼房,一切都感到焕然一新。眼前没有了农家大院,看不到清晨那缕缕炊烟袅袅升空的景象;黎明听不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更见不到农民们那熟悉的身影和和蔼可亲的笑容。尽管是拎包入住,楼房崭新悦目,四壁洁白无瑕,家具装饰有条不紊,更具备美观大方、靓丽舒适的室内环境,但总觉得缺少些什么?

是嗅不到那泥土的气息,抬头看不见高大参天的树木,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万亩良田,展现在眼前的是垄断视野的高楼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以及此起彼伏的嘈杂的声音。楼梯上,时不时有上下楼的脚步声,在乡村听惯了院里的脚步声,赶亲情不自禁地开门迎接来人时,却是一副陌生面孔,对视时,眼神里满写着陌生,送走上下楼的邻居,我关注楼门,一屁股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那经久不息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我闭着眼睛努力使自己沉浸在静怡的农村生活的氛围里。

静坐一会儿,我坐起身,走向阳台,外面一排松树遮半窗,从缝隙里看到往返的车辆来回穿梭,原来窗前紧挨着一条路,真让我无语,除非后半夜能安静片刻,整个一天就这样喧嚣不止,我用卫生纸团成小球堵住耳眼儿,走进卧室的书桌上,拿起一本《鄂尔多斯文学》,翻开扉页,正准备认真地阅读一篇小说……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接通电话,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妈,中午吃猪头肉酸炖菜吧,好长时间没吃你做的饭了,三个人的饭,你去做吧!”我放下书进了厨房……中午女儿一家三口来了,我把拿手的猪头肉酸炖菜端上了桌,孩子们谈笑风生地吃着,一家人其乐融融。

下午,走出小区,无意中踏入了小公园,横竖交错的公园小道上,走着三三两两结伴同行的中老年人,他们悠闲地在溜达,公园里树叶枯黄,时不时飘零在空中,随着秋风翻转几个跟头再扬扬洒洒地落在地面上,落在公园弯转斜坡的小路上,有时飘在行人的衣服上或者飞吻在人们的脸颊上,再滑落到地面,一片柳叶

贴着我的发梢下滑,我吹了口气,叶子边翻飞着飘零了。

初冬的公园显得无比萧条,有篮球场却没打篮球的人,有活动场地却不见做体操或跳广场舞的人们,不远不近有石凳却没人坐。夕阳西斜,照着落叶的小树,仿佛是一个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吮吸着一天最后的那一点点夕阳的余晖,时不时柳枝随风摆动,树叶扑簌簌飘零,活脱脱似老人在微微颤抖,风从脖颈上钻进身体里,全身冷嗖嗖的,公园深处好像还有什么供人娱乐的物件,我却没了心思继续深入了。漫天飞舞的叶子,仿佛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翩然覆盖着路面,大地斑斑驳驳,如同爬满一地的小蛤蟆,踩落在它们的身上发出叭叭的声响。楼房的阴影吞噬着周边,路上车行不断,红绿灯门闪烁变色,指挥着行驶的车辆,我扭转身穿过公路,寻觅着来时的路,最担心的是怕走错小区,找不到新居,毕竟是第一次走进城市啊!

城市里错落耸立的楼房,纵横交错的公路、车水马龙的道路,穿梭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的人群、美味飘香的饭店、林立的宾馆大厦……一切让我大饱眼福。我从农村小院走来,院落干净,蔬菜青葱,鸡鸭成群,牛羊满圈,瓜果飘香,农人杀猪宰羊迎接冬日的温馨,尤其那堆积的像小山包似的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包围着庭院,家家户户金黄一片,那是天,那是农民血汗的结晶!

初春,农人耕耘、播种、施肥、浇水、锄草、打药、收割……汗水洒在田园,勤劳培育着庄稼,周而复始,年年月月如一日,黑炭染上了白霜,祖祖辈辈经营着这片黄土地,娶妻生子,娶她母女……这些年,我还比较幸运,种了几年西瓜,攒下些微薄积蓄,今年让我来到了县城,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

我走进新居,开始了新的生活,我能在新的环境里做点什么呢?我想我暂时还是拿起这支笔来勾画我们美好的生活,歌颂当下美好的生活吧!

奶皮子糖葫芦

刘柯彤



冬夜的街头,晚风带着点凉飕飕的劲儿,街角摊位的暖光勾得人挪不动脚——好家伙!这不是最近爆火的奶皮子糖葫芦嘛。红的草莓、绿的青提裹着乳白奶皮,外面还套着层亮晶晶的糖壳,比小时候的山楂串洋气多了,赶紧挑一串草莓糖